

白剧，在苍洱大地上传唱的民族史诗

□ 记者 吴江 李海星 史俊杰

从民间草台的吹吹腔走向国家级文艺舞台，几代白剧人守正创新，让古老乡音重焕时代的光彩。

唢呐声高亢而起，水袖婉转翻飞，无论是本主庙会的乡野草台，还是灯火璀璨的现代化剧场，一曲白剧，唱尽了白族儿女的悲欢离合。从五百年前在民间传唱的吹吹腔，到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的少数民族剧种，白剧正是镌刻在苍洱大地上的一部活的民族史诗。

作为白族独有的少数民族剧种，白剧文脉悠远，艺术源头可追溯至南诏时期“歌舞以乐神”的“寻传”歌舞，明代就已有吹吹腔见诸官方记载，之后又深度融合白族传统说唱艺术大本曲；1962年大理州白剧团正式组建，“白剧”由此定名。其核心声腔包含吹吹腔、大本曲的“三腔九板十八调”，行当设置分为生、旦、净、丑，身段表演巧妙吸纳了霸王鞭、八角鼓等本土民间舞蹈元素。历经从民间草台到专业院团的发展蜕变，白剧先后斩获文华奖、曹禺剧本奖等剧目类大奖，以及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等多项国内戏剧界顶级荣誉。但在辉煌之外，人才接续、受众培育、艺术创新等现实问题依旧亟待破解。

一个剧种的兴衰，映照出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轨迹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走近白剧，回溯它的发展根脉，倾听一代代传承人的心声，探寻古老民族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。

溯源：吹吹腔回响 苍洱孕育白戏根魂

白剧并非凭空诞生，它的艺术基因

深深植根于大理千百年的民俗土壤。每逢本主祭祀、民间节庆，乡间戏台锣鼓齐鸣，百姓围坐观戏，这样的场景，正是白剧赖以生长的土壤。

南诏时期就盛行“歌舞以乐神”的民俗祭祀活动，其中的“寻传”歌舞，被视作白剧最早的艺术雏形。明代李元阳纂修的《万历云南通志·风俗篇》留下记载：“白人……喜歌舞，有吹吹腔。”这也是现有关于吹吹腔最早的官方文字佐证。

吹吹腔以唢呐领奏、锣鼓击节，唱腔慷慨激昂；大本曲是白族特有的说唱艺术，伴以三弦弹唱，曲调婉转缠绵。一刚一柔两种民间艺术，共同构筑起白剧的两大根基。

在白族文化学者谢道辛看来，吹吹腔并非简单照搬外来戏曲，而是本土文化与外来艺术交融的结晶。他表示：“吹吹腔已有五百多年历史，借鉴汉族戏剧的艺术基因，深度融入白族本土文化。在白语当中，这门艺术叫‘白戏’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剧。”

清末民初，吹吹腔与大本曲不断交融磨合，形成“剧曲合一”的独特艺术形态，为现代白剧的成型打下了坚实基础。1962年，大理州白剧团正式成立，“白剧”这一名称得以确立，标志着这门乡土艺术告别了零散的草台演出，迈入专业化、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。

艺魂：守声而传韵 表演浸润泥土烟火

剧本构筑白剧的骨架，音乐铸就白剧的灵魂。白语拥有八个声调，有别于汉语四声调体系，独特的语音语调，淬炼出白剧辨识度极高的音乐旋律。两代白剧音乐人接续求索，坚守传统本真，审慎

探索当代表达。

老一辈白剧音乐名家张绍奎，在民间被称作白剧音乐创作的“贝多芬”。过去数十年间，他奔走于大理的山野村寨，寻访民间老艺人，系统搜集、抢救、整理吹吹腔、大本曲以及散落在民间的各类白族曲调，留存下大量弥足珍贵的民间音乐资料。

中生代作曲家张亮山立足传统守正求变，始终对脱离本源的盲目创新保持警惕。他说：“能不动就不动，动要动得少，但是要动得妙。不能刻意求新弄得得不偿失；创新要服务剧情、服务人物，而不是一味迎合潮流。”

在表演体系上，白剧具备完整的生、旦、净、丑行当，讲求唱、念、做、打样样精湛。吹吹腔的表演极具民族特质：唢呐奏响过门，台上无论主角配角，皆随乐起舞，节奏明快热烈。许多身段动作脱胎于白族群众的生产生活，霸王鞭的刚劲、八角鼓的灵动，都被化用到戏曲舞台之中。

数十年的舞台实践，让白剧表演艺术家叶新涛深知戏曲功底来之不易：“白剧属于戏曲范畴，并非简单的话剧加唱歌舞。唱、念、做、打没有捷径可走，尤其是道白，更需要长年累月打磨训练。”白剧表演艺术家杨益琨认为，大理白剧生长在沃土之上，白剧资源也十分丰富多彩。她表示：“南诏大理有五百多年的历史，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不断涌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，这些都可以作为新编历史剧的题材，值得我们不断地挖掘。”

传统白剧剧本虽多以汉文书写，却为白语演绎预留了广阔的二度创作空间，让舞台叙事更贴近白族群众的审美习惯与生活实际。

突围：荣光背后“天下第一团”的现实考题

1992年，大理州白剧团获原文化部授予“天下第一团”称号。六十余载，一代代剧团从业者匠心耕耘，白剧一步步走出苍洱，登上全国戏剧舞台：历史白剧《阿盖公主》斩获文华奖、曹禺剧本奖；杨益琨凭借精湛演绎摘得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，实现大理在该奖项上的重大突破；现实题材剧目《苍洱云归处》聚焦乡村振兴，斩获省级、全国民族戏剧重要奖项；经典神话剧目《望夫云》入选传播推广项目，重启巡演，老戏焕发全新生机。一座座沉甸甸的奖杯，见证着这个少数民族剧种的高光时刻。

光环之下，这门濒危少数民族剧种，也绕不开传承路上的现实难题。它曾遭遇行当断代、演员青黄不接，一度陷入“有戏无人演”的窘迫。院团同时承担白剧传承保护与民族歌舞展演任务，多重业务挤压之下，深耕剧种本体的精力十分有限。与此同时，受众年龄老化、短视频等多元娱乐方式冲击、艺术创新尺度难以拿捏，传统老剧本挖掘整理任务繁重，都是横亘在白剧人面前的现实课题。

非遗传承，人是核心。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扎实推进白剧非遗项目申报认定，逐步搭建起州级、省级传承人梯队，并积极推进国家级传承人申报。为破解演员断层难题，2012年，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，剧团启动订单式人才培养，选拔青少年学员送往专业艺术院校深造；2018年择优招录32名正式演员，有效化解了人才后继乏人的困境。

大理州白剧团舞美设计师姜果感

叹：“传承创新归根到底核心是人。解决人才问题之后，首要任务依旧是守正，再谈形式、内容层面的创新。”

在守住声腔、表演内核的前提下，白剧也在多维度尝试改变：舞美灯光迭代升级，剧本立足本土现实挖掘新故事，尝试走进高校，开展惠民演出，不断拉近与年轻群体的距离。但如何平衡传统本色与现代审美，依旧需要在一次次排演、一场场演出中反复摸索。

薪火：老匠传薪火 新生代勇担新使命

乡音唱乡情，一曲白剧寄乡愁。青年编剧范隆师在外求学之际，常以白剧唱腔慰藉思乡时，也由此深切读懂了本土艺术蕴藏的精神力量。在与高校学生、年轻观众的交流中他发现，年轻人并非排斥传统戏曲，只要故事真挚，表达新颖，青年观众同样会被白剧深深打动。

排练厅内，常常能看到薪火传递的生动场景。叶新涛、杨益琨等老一辈艺术家走进课堂，手把手传授水袖身段，把数十年积累的舞台感悟毫无保留地教给青年学员；中生代业务骨干扛起创作演出重任；一批三十出头的新生代编剧、演员，日渐成长为业务一线的中坚力量，为古老剧种注入鲜活的时代气息。

制度保障同步加码，白剧被纳入大理文化强州建设的核心板块。针对大理州白剧团的“一团一策”改革方案落地推进，配套实施细则则加紧研定，以制度力量护航民族剧种行稳致远。

“希望白剧像春天一样，在祖国戏剧的百花园里面，作为一朵奇葩绽放。我诚心希望，白剧一直好下去。”叶新涛充满希冀地说。

“希望白剧能够回到我们老百姓当中，能够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，能够出圈、爆火。”杨益琨也送上了祝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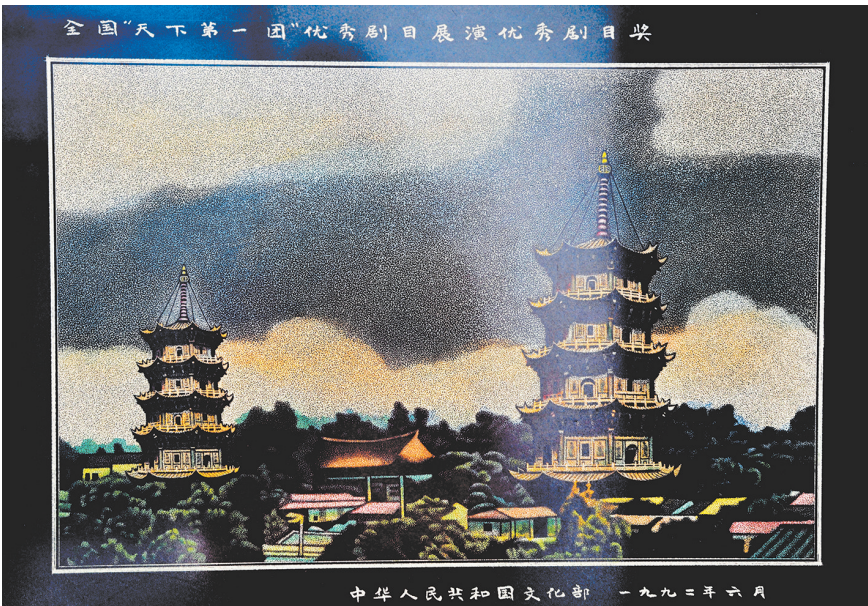
守住根脉 唱响时代新声

□ 吴江 李海星

白剧的生命力，根植于苍洱大地的烟火人间。所谓守正，就是守护白族独有的语言特质、音乐内核与表演基因；所谓创新，则是立足传统本源，搭建起与当代观众对话的桥梁。

保护白剧，守护的不仅是剧目与唱腔，更是白族群众的集体文化记忆与精神乡愁。老艺术家固本培

元，中年骨干谋变求索，新生代接力奋进，政策体系托举赋能。立足非遗保护，对接文旅融合，让古老乡音既留得住历史底蕴，也听得见时代回响。苍山屹立，洱海奔流，只要白族儿女的乡音不曾停歇，这部属于苍洱大地的民族史诗，便会余音不绝、代代传唱。



全国天下第一团（1992年6月）。



1964年7月，白剧《红色三弦》首次进京演出。

[本版图片由大理州白剧团提供]



2025年，新创作的白剧《苍洱云归处》全新亮相云南省第十八届新剧（节）目展演。



2001年，白剧《情暖苍山》参加第七届中国戏剧节演出。



1994年3月，白剧《阿盖公主》参加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艺术节演出荣获文华奖。



2017年，新创作的白剧《数西调》正式亮相并获多项殊荣。



1959年排演的白剧前身吹吹腔戏《杜朝选》剧照。